

得罪开发商,儿子被卡车碾死 被迫全国奔走,自称掌握了当地腐败问题 一位社区书记的41天“逃亡之旅”

是真? 是假?

他说逃是因为掌握了当地腐败问题

10月24日,合肥晚报登出一条新闻,大意为,社区书记朱志恒因得罪当地开发商无奈逃亡,6岁儿子被卡车碾死。

逃亡,6岁孩子被人碾死的字眼,无一不抓人眼球。见报当日是朱志恒离家出走的第34天,他在合肥某地的宾馆里观察着周遭的变化。

朱志恒说,杀他儿子和追杀他的人叫“卜凡勇”,朱志恒还说,自己逃是掌握了颍上县城北新区的土地开发及招标采购的腐败问题。

记者分别向安徽省颍上县检察院和颍上县公安局中山派出所核实,“卜凡勇”已被当地警方通缉,警方也已成立专案组。



“为什么要逃?”我问。

“我手上有他们的罪证,这足以让我死。”朱志恒说。

2010年10月30日上午,安徽省党校旁一家酒店的11楼,安徽省颍上县慎城镇张洋社区党支部书记朱志恒约记者入内室密谈,内室无光,厚厚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朱志恒说,这样安全一些。

此前,这个社区书记已经跑遍了十几座城市,往西跑到了重庆,往南跑到了广州,向北跑出了山海关。

一路狂奔,朱志恒把这次经历叫“逃亡”,他说,有人要杀他。

【事件回放】

9月20日中午,朱志恒在家被人围攻、冲砸后“离家出走”。40天内行程遍布合肥、北京、成都、重庆、广州、南京、杭州、苏州、常州、沈阳、秦皇岛11市。

10月13日,福建一家维权网站刊发了一篇由两位“特约记者”撰写的《黑社会组织步步追杀,基层党支部书记命途多舛》的稿件。

10月14日,该网站再次刊登跟踪报道《颍上县慎城镇朱志恒逃亡何时有个尽头?》。上述两篇网贴发布后不久即被屏蔽。

10月23日,《合肥晚报》刊登了一篇不足600字的报道,这是“社区书记逃亡”故事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公众面前,且被“定性”。后来以“社区书记得罪开发商被迫逃亡”为题出现在国内数十家网站的醒目位置。

10月25日,在朱志恒“逃亡”的第36天,公安部签发通缉令——被朱志恒称为“黑社会”的曾经的“把兄弟”卜凡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通缉。

11月1日上午,安徽省颍上县检察院政研室主任胡松向记者确认,当天上午,有人投书举报朱志恒的经济问题,检察院正在核实举报人举报情况。

“逃亡这个词是朋友帮忙想出来的”

记者:这个帖子一开始是谁写的?

朱志恒:一开始帖子是一个媒体朋友的侄子写的。媒体朋友说,第一个帖子不好发,逃亡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个和黑恶势力的较量问题。

记者:逃亡这个字眼是你想出来的,还是朋友想出来的?

朱志恒:是媒体朋友帖子上写的。

记者: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朱志恒:是的,我就是这个想法,被人追杀,然后逃亡。

记者:有人说你这是炒作?

朱志恒:我有必要拿来炒作吗?我没必要。

记者:有人举报你腐败?

朱志恒:我没有腐败,有人举报我,就拿出证据来。

镇里干部飞往全国各地寻找书记

朱志恒的出走给颍上官场带来极大震动,特别是在《社区书记逃亡》的帖子发出后。

一知情人说,如今镇里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把书记找回来。

当记者询问朱志恒所在的慎城镇官员帖子中提到的颍上县城北新区开发中的经济问题时,他们都说不清楚。

显然,对这些官员来说,眼下更紧迫的事情无疑是找朱志恒回来,“回家好好说”。

记者分别对话镇政府官员、当地警方、社区书记。面对朱志恒“逃亡”,他们的心态很复杂。

对话镇长王寅 “他感觉没面子,出去缓解一些”

记者:什么时候你想要去找他?

镇长:我看到第一个帖子之后,就去找他了。

记者:网上压力对你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吧。

镇长:嗯。

记者:这个帖子你看过吗?帖子说了些什么?

镇长:说逃亡天涯,大概是这个意思。

记者:当时你看到帖子,是什么样的想法,我看到又是杀儿子,又是逃亡,我有点震惊。

镇长:我不震惊,我感到有出入。

记者:你觉得事实是?

镇长:比如说逃亡,你说你逃亡,有人追杀你,什么人追杀你,在哪里追杀你,你要实事求是地说。

记者:那你感觉这个事情真相是什么?

镇长:我感觉事实是有人去他家闹事了,

他心情沉重,就去治个病,感觉没面子,就出去缓解一些。他说逃亡,我不理解。

记者:书记出走之后,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镇长:镇里开了会讨论,然后派干部,发动他的亲戚去找。

记者:做了这些,人还没回来?

镇长:嗯。

记者:他一直在外面漂着,会不会是想给政府压力?他是不是想通过媒体舆论解决这个事呢?

镇长:他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也不了解,我毕竟不是他。

镇里、社区对朱志恒“逃亡”一事非常重视,镇里发动了其他社区跟朱志恒熟悉的干部去找他。但记者发现,这些外出的社区干部明明见到了人,但并没有开展劝说工作。

对话当地警方 “谁不重视这个案子,简直是不懂政治”

朱志恒一直提到自己的安全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当地警方,但警方认为,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当地警方说,如果是治安问题,朱志恒大可不必担心。一位从警多年的警察说,已经成立专案组,“特别重视了,谁不重视这个案子,简直是不懂政治”。

记者:他为什么要跑到山海关这么远的地方。

警方:你觉得很搞笑是吧,我也觉得很搞笑。

记者:这里安全不能保证吗?

警方:怎么不能保证,他给我打电话了吗,没给我打。这个事已经成立专案组了,人也正在通缉,我们绝对是重视这一级别的(案子),而且是非常重视,安全绝对能够得到保证。

2010年11月1日星期一,朱志恒“逃亡”的第41天,这天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这天上午,是慎城镇党委书记徐东辉的值班日。整个上午他没来上班。镇长王寅说,他去南京找朱志恒,顺便办点其他事情。朱志恒说,他弟弟在杭州见到了徐东辉,他要朱志恒回去。

中午的时候,朱志恒所在的张洋社区一个男社员来到检察院门口,门卫问他做什么?他说:“举报朱志恒贪污。”

晚上的时候,在合肥一家洗浴中心,包间里的朱志恒涨红了脸说:“我不回去,我要举报到底。”(所有对话均根据录音整理)

据11月4日《都市快报》B02版

对话朱志恒

“黑势力想渗透到我的辖区搞开发”

记者: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朱志恒:2010年7月19日,我接到恐吓电话:“你注意点,再挡我们兄弟的财路,我们做了你。”

8月9日,我6岁的儿子出车祸死了。9月18日,我的车子在酒店门口被人扎破车胎,砸碎车窗。9月19日,我被多人手持凶器围攻,当晚,几车子人围着骂我。9月20日11点左右,我家被几车子人打砸。(朱几乎一口气说完。)

(注:颍上县检察院说,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朱志恒的儿子被卡车撞死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案件。当地警方证实朱志恒出走前以上事件属实,砸玻璃的人有“卜凡勇”老婆、二舅子,还有一个车上一起下来的人。)

记者:谁会这么做?

朱志恒:一个叫“卜凡勇”的人。

记者:有人说这个人还是你兄弟,你们为什么会反目成仇呢?

朱志恒:我没跟他磕过头,所以不能算是兄弟。前一阵子,他作为当地一个黑势力想渗透到我的辖区搞开发,你可以问下我的一些朋友,他们都知道我跟这个人的交情不算什么交情。只能说原来有过关系。

记者:当天在什么情况下,你这么匆忙离家出走?

朱志恒:几车子人围攻,像是来抄家的,我老婆很害怕,我觉得这家我是待不下去了。我让我的连襟穿上我的衣服坐上我的车先走,我再坐另一个朋友的车从旁门出去。

记者:听起来很危险。

朱志恒:嗯,我那是逃命的,我衣服都没带,我跟老婆说,“我去北京告状了”。

“最远跑到山海关”

记者:这些天,你都跑了哪些地方?

朱志恒:9月20号,我来到合肥,到合肥已经11点多了,没买到飞北京的机票,我也不敢多停留。当晚,我就和一个媒体朋友坐火车往北京走。

记者:然后呢?

朱志恒:21号上午9点钟到的北京,先上访,我想去告状,在北京住了3天,一边看家里有什么消息,一边到信访办投举报信,24号我又从北京飞到成都一个亲戚家,27号我从成都坐了两个小时动车到重庆。

记者:为什么突然想到去重庆?

朱志恒:我听说重庆打黑打得严呀。

记者:最远你到过哪里?

朱志恒:最远到过山海关。我怕卜凡勇找到我,心里有一种恐惧感,我一到酒店就把窗帘拉上,除了看电视,就是睡觉。

记者:为什么你要走那么多地方,就是你觉得不安全?

朱志恒:嗯,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吃3片安眠药都睡不着。每次打完,我都把电话卡扔掉。就感觉有人在追杀我,后面有把枪抵在我的脑袋上。

记者:不可能每天都躲在宾馆吧?

朱志恒:没事一般不出去,出去要到人的地方,有时候我走几步要朝后看,我觉得有人跟踪我。